大諷諭嚴切殆與商盤周誥相表裡或謂唐文之下於漢以比較覌未見其然也

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㢦鰐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㢦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鰐魚低首下心伈心音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姜寶曰此又令其南徙于海使之知所趨避而且假以時日使之從容悔過縱使鰐魚如頑固不服之人亦將俛首遠避矣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余于此文亦云

樓昉曰結

伈任思惧皃睍音顯目出皃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而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辯鰐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令鰐魚徙之海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

是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文

盡殺乃止其無悔

陳堯佐紀已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
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於後又圖其魚為
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
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
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
濯于江涘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不能
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
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潛賞不濫海内
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鱷魚何

悖焉而肆毒逞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思也郡吏李公詔縣吏楊聦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謂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朙風雨不踰也鰐魚恃遠與險毒茲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之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遂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

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一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且曰觸吾網輙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籠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則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鬐鬣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能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於民公之令嚴于吏然自誠而不

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
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
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
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悪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
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
食也胡為虐兮氣氣毋氏俾何說兮予實
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
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
巨尾迎而慱兮獲而献之俾人樂兮鳴鼓

召衆春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正大之文

茅贊曰破起辟仁義道德是夲中斥辟性道教周子德愛曰仁等說又更辟之茅坤曰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拋此闢之胡時化曰

原道辟佛老　韓文公

博愛之謂仁（五字句）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句）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莊子）坐井（忙中看此譬言妙后亦然）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此以道德兩字攻擊佛老乃垂世立教之文其中博愛之說引用大斈之文及列荀楊於孔孟未免見病於宋儒亦其斈之未純處

茅坤曰又翻此老佛兩段作波瀾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句三字黃老于漢句四字佛于晉宋魏隋齊梁句長短有法之間句十字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字為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

洪邁曰聖人治天下有條理而此亦描寫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小束）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一重束）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

（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

甚工

王守仁曰以下二十一句九十七個為之字句法文勢不齊重疊蓋六次轉換也

茅坤曰此見佛老之反於聖人所以可罪轉得使故無痕

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何

敖清江曰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本力筆力足以淩厲

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字章法）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千古

又曰又突入譬喻此下復破其清淨無為之說

顛迴瀾曰就上譬喻中生出回顧甚便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論佛老）

何洛文曰歷引經傳以責之光嚴逼入呂雅山曰夫所謂句轉得健收拾前面許多說話生發後面許多意思

王守仁曰句句復說應前面作尾

以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好句法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二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二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長又一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此連下九箇其字変化六樣

茅坤曰冉提冉收道字內包德字故只曰原道

又曰軻之死句承上有力一篇精神在此

（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來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法句）曰斯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有關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荀卿）與揚（揚雄）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有頓挫）由周公而

洪迈曰一篇議論至此完了

呂雅山曰主意又見于此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恰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敘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

正大之文

呂祖謙曰此篇須看大開闔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耆佛元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答此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萬福来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部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觧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来

樓昉曰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茅坤曰翻復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相如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燄）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君子不求福于佛）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說兩端）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佛不能為禍福）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荅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錢福曰：上半篇辨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已平生喜闢佛，而末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顛充曰：全一孟子立根腳，便見正大。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不能禍守道之人，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燄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楊墨為禍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欲互唯孟子 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呂云不淳不重說 漢興且百年，尚未

茅坤曰抑揚反復許孟子是公自許處

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此一句救起前十數句）

羅大經曰韓文公不曾深看佛書故此書但能攻其皮毛然以孟子闢楊墨形已之闢佛老甚占地步主意全在釋老之害過于楊四句

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重九鼎亦從論語孔子說管仲变化来故愈嘗推尊孟氏又轉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闢揚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氏以来此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下得好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不仁字最

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

茅坤曰自且愈不助釋氏至此十数傳抑揚亙要筆端如龍又曰総决轉本事上

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于孟子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昌云語狀有氣力。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李孔

子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若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氏褒管仲之語同

顧 充評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自関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正大之文

樓昉曰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体明戢守笔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又曰轉入名利两語尤奇非温公不及此
柯維騏曰題名関係之重由前言之有褒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為諫官之律令格式無出於此天禧初，真宗年號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年號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年號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貽焉由後言之有効懲焉

鄒守益評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末後指名而豫一段尤使人臣有儆懼處其文之簡而切者

林希元評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士目之凡為官者宜錄一通寘之座隅朝夕覩省

正大之文

楼昉曰議論關涉世教筆力老健

謝枋得曰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〻李記非以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欒水

袁州州學記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句法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句法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尼止也句法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范陽涿州祖君於治平初知制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字法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㥦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

心有云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林希元曰只舉秦漢衰亡故事學校之有關於國之治亂意思既奇文復殊壯似此學記實古今之有数者

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益見高古秦以山西鏖六國。鏖盡死殺人也漢書鏖臯蘭山下六國謂韓魏齊楚燕趙欲帝萬世。劉氏一呼。劉氏漢姓而關門不守。語壯武夫健將。賁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李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光武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李之修一句結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句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

桂坊曰讀此令人忠孝之心勃然而生真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

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譚作覃者非）一有不幸。危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關涉世教萬世不磨滅也）使人有所頼。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東語收拾得好）

右紀事袁州學記李太伯文河東栁淇書京兆章友真篆時稱三絶

朱晦菴評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大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浅然皆自大處起議論

節義之文

唐六如評朴茂簡古忠義藹然

鄒澄山曰蘇中郎十九年苦心漢郎志亦

節義文引

節義之文流自胸臆。嗟嗟子卿、李陵、欽慄二劉肝忠、武侯瞻赤、梅福見先、澹庵論激、文丞相忠孝歸朝、謝疊山却聘懇惻、茲皆氣節天植、千載下讀之凜凜生色。選節義文第十三。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武之奉使方外。（夷狄在方服之外故曰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惟作逆造悖故敢覊縻留漢使而困辱之也）豺狼出氐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歠朝露以為飲。茹（孺）田鼠以為糧。（狀飲食之壺其艱苦也）窮目極望不見所識

竪天及讀中郎答李陵書益深嘉之歸則位不過典屬国漢何待功臣之薄迺尔也李大武曰叙已幽囚吏虜之故併寫異域情況字字皆入画景

身在遐荒絕域不見有舊相識者側耳遠聽不聞人聲四語狀耳目之盡其無聊也當此之時生不足惜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惟忠義為念故富貴不能為之動迫以白刃在頸鈇鑕在喉不以動其心也惟忠而為念故死生不能為之驚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纍連續武留匈奴十九年后有漢使到匈奴皆言武已死矣常惠私教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鴈足繫白書言武在某處匈奴驚以為神遂謝罪送武歸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此下皆責陵以不死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語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誰復知者況視家室孤滅李陵降虜

袁宗道曰子卿責陵悖漢固是人臣大誼第陵之臣虜以漢之僇其母而黥劓其妻也君子于此有原心之論焉又評意氣哽咽詞句古蒼

后闔家盡被刑累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衣食均非所宜見李
陵不當安受此也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言爾身雖存與死無
異見不貴此生也向使君復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載茅
土之封永垂不朽不亦休哉此追想其前日此時甚為可死也嗟乎
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死節降賊僅失毫釐而差謬遂
有千里之遠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
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
受此明言其所以卻之之故李陵觀此得不負愧無地乎乖離邈矣相見未期
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代之馬越之鳥以喻我為漢臣汝為虜附
其所托之地自不同也能不依依敬奉答報末語倍加悽愴亦想見子卿之厚於

交情
處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下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戚上變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震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日請考姦詐辭果復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

節義之文

鄭維嶽曰據經引傳而序次尤佳

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
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
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恭顯憚之數譖毀焉
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
諫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言災異並起而失常之徵乃為國家失道故讖徵也）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
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思）二
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
聞（入題）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来儀擊石拊石百獸

此篇以和字為骨先露出数个和字作張王工維楨曰自舜至幽厲以後皆合君子小人意在其中茅坤曰以下歷言和之事引詩為証几引諸書者當法此体

率舞韶舜樂名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故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来舞
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
王始受命作周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積之貌崇推讓之風以
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周頌祀
文王清廟之詩也於嘆辭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靜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
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
祖。其詩曰。有来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周頌禘太祖之雝詩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来至止而敬者乃助主祭之人

茅坤曰以下歷言不和之事引詩為証

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〻然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穰穰多也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衆小在位而從邪謀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音翕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言在位卿士歙〻然患其上訿〻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君子獨

王維楨曰叙日月之薄蝕以及山川之易處霜露之失時人君信讒之害

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音故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密勿猶黽勉從事也嗸嗸衆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嗸嗸然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揜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故不能用善人也天變

誠凜凜可畏哉

何孟春曰前叙周家之盛則以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一句結斷復叙周室之衰則以不和賢不肖易位之

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沸涌出也騰乗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乗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俊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北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

□□也一可結斷文字井上有條

何孟春曰春秋災異之徵叙次有法然亦一部魯史爛熟胸中方能如此陳述

王見殺（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西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春秋隱公元年祭伯來左氏胡氏皆以為私來朝於魯而以人臣義無私交責之但攷之穀梁氏則曰奔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音致山崩也）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音溢）退飛。多麋。有蜮（音域）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豆）。大雨雹。雨雪靁（上雷字）霆。失序相乘。水旱

茅坤曰當是時以下歷言春秋禍應

董份曰昏乱之世大率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畢竟讒邪如蟻集

饑蟓蠡蝒逢蝅午並起（蟓蠡蝒皆害苗之虫逢蝅午猶雜沓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数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地名）伐其郊（周邑）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周召之）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助朔距周）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為三君）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

而感正如晨梟良可恨也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驅除也悲天

凌稚隆曰日月無光

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
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
刺。（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
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目。
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言其誣罔天子）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
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乘權藉勢之人暗指史許恭顯輩）子弟
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是以日月無光

數語又是回顧上文非關漢文

董份曰刘向封事全是論天人感應之理董仲舒而後此為再觀

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跡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復收还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黃震曰論否泰之机亦是大道理處

柯維騏曰治乱榮辱

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瀌瀌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之端數句貞千古名言且東上帝光成王定公始皇甚有步驟

總收疊下三句甚精釆有法唐順之曰唐子西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鶚歸遼海鹽人世綠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即栢舟之詩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爻辭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古諂字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

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蝨沙今好在往来休傍水邊行按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人影也其揾于群小之謂乎

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此乾卦九五彖辭言聖王在位臨御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素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此泰卦初九爻之辭征行也）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茅坤曰收盡前面許多話頭一氣說下無纖毫滲漏漢人文字多是如此而此篇筆氣尤雄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謂流共工于幽州於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尋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遍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胡時化評摟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可謂深切著明而卒不能回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奏議之文

唐順之曰此段叙高祖能以布衣造業責桓帝之不能守可謂戇直吳孫

上孝桓皇帝疏

劉陶

時大将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凶飢災異叠見陶時遊太學乃上書陳事奏不省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當天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湯與桀戰于鳴條）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地震日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弊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

秀云討逆溺冠以一校尉剏業令後主牽江南而弃之唐李翱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忠臣志士之哭古今一也

此斧秦事以為殷鑒字字有味

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吞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究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謂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於車

柯維騏曰提仁智兩字以起傳說申甫之說為荐朱李張本

楊慎曰時灾異數見故以雊雉之灾夷厲之荒例論

柯維騏曰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語真足

府（趙高為車府令閻樂為咸陽令相與謀殺胡亥）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亡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雊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行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

傷悼

至消臧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也

節義之文

瞿景淳曰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諷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

論王氏書

梅福

時王鳳擅權京兆尹王章劾之為其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言梅福上書論之云云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踈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以人廢言）不求其能舉功（不以素廢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

故雖觸時諱而不買禍

李東陽曰此段是言王道廢缺孝文循高祖之法亦足為治特以起下武帝事故下文亦只申論高武而不及孝文歸功漢武之得賢以諷成帝

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

評林

董份曰此言国家權輕意歸在不求士故下文遂以得士則重失士則輕及引詩足之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輙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

李東陽曰此下諷以求士復言人才不數得當用爵祿束帛以求引高祖所以劝也

柯維騏曰利其器器字與上國之重器器字相應

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輙使詰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

王慎中曰漢自陽朔

〔因以為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音緣　鴟也）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

王章之誅天下以言為諱其獘也名儒碩卿皆為莽媚頌德作符命焉則高帝嫚罵惡儒之所漸也故曰漸之所染貫而不反漸之所成海岳將傾言微之不可不謹而柰之當議也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来天下以言為諱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具位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按士

茅坤曰此書本論王氏至此方見本意先泛論而後漸入實事自是論事之法

胡定曰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有所恃勢重則易

月之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言日月之食失其常度者則以四國失政不用善人故也刺幽王之詩留意亡逆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数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三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云權臣用事之象漢興以来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

以驕有所恃則輕犯法故其爲道獨可教誨之富貴之而斬其用董份曰悔福此論可謂不利之興

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按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秉權至于再世之後遂以簒國蓋勢成而附者衆故也福之言信有旨哉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周書洛誥之辭庸庸微小貌○按今書作燄燄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董份評議論似賈至言而不及其高古

節義之文

蘇軾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訓說命相表裡

冷齋夜話曰孔明出師表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

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帝位僅三年）今天下三分（劉与曹操孫權）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辭意起迄如此是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茅坤曰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見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国之大本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善平）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銚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叅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囑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臣本布衣以下叙已出處本末

董份曰孔明一生気節只不求聞達處便过人

林希元曰叙倫之宪遇則曰三顧臣曰諮臣曰寄臣以大事自叙其報效則曰許先

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于当阳長坂此傾覆也先主遣亮結好孫權〻遣周瑜与操戰于赤壁此受任于敗軍也奉命於危難之間先主畱亮據荊州此奉命於危难也爾来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終建大事若嗣子可輔〻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〻之如父受命以来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町縣東南

帝曰受任曰奉命曰恐付託不效當年心事自有耿耿不可磨滅處

李東陽曰以討賊自責以興德責攸之等又以察納雅言望劉禪追想当日懷惻之情不覺淚下

而入海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君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節義之文

羅大經曰劉平国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且無論只如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尝費詞真足為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云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昭烈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天下一統則四方無虞三分割據則禦守多難今漢都于蜀則僻守一隅豈能安乎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魏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魏賊雖破而欲據中原地大兵強必有并蜀之勢故云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并兩日粮為一日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

法

閔如霖曰中間凡六段一未解言不可以坐定取勝二未解言不可以不戰資勝三未解言惟以不危而定四未解言惟以庸才必勝五未解言緩之則無人難以圖敵六未解言

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振響）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趋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音瘡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覇後盡為繇策所據故亮以議當時坐談之士）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礼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也）遂拜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

不蚤圖則兵疲難以持久情詞悲咽一字一淚

袁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特▇公粮少議欲還許避之危於祁連西城國名偪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兵吳蜀譚兵逼迫其後幾敗北山即邙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数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躁践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兵許褚留南岸断後超将步騎萬餘人来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来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觧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四越巢湖不成合肥東南巢湖在焉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張魯留夏侯淵也守北还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觧四也自臣到漢

中[章武五年北駐漢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喪謂死亾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亦皆戰死]。突將[衝突之將无可當者]無前賨[音叢]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秘曰賨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雖三國鼎立藉民為兵悉師攻守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而粮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勞費同也]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

兩叅曹操先主難料之事見今日之事亦難逆料正與上文六未解相照當茅坤曰一篇意思全在此處收結忠肝義胆照耀簡篇

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琮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荊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輕重輕軍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往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昭烈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惇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吳孫權遣呂蒙襲關羽定荊州秭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曹丕稱帝曹操子丕篡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朱文公曰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為第一

王世貞曰足見關係不小岳武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責國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法）是欲劉豫我也（好句法）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

穆當日所以怒髮沖冠思欲唾手燕雲者亦足念及祖宗廟社與祖宗赤子讀至此真令人墮淚

何孟春曰指天畫地之談說到天朝拜犬豕處誠足羞愧益激發之使猛省集

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此段與前段相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欽宗）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

王維楨曰前面連下数可字故此處連下数不可字以破其説直以義理断不以利害論如此反覆意義始尽

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能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文有頓挫

到此始見不可何等痛切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言今日可戰

此是實言

此以上言勢不可臣虜

此一節言王倫之罪

今無故而反臣之（言不可和）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

茅坤曰以管仲変左衽為衣冠罵到秦桧驅衣冠為左衽真遺萬年之臭

此一節言秦桧之罪

陳沂曰說出孫近依阿附和之状稍有人心者當慙愧无地

此一節言孫近之罪

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収前三節）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按澹菴之貶陳剛中以啓賀之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桑下澤之車蓋深壯其小朝廷求活之句也剛中亦坐貶

羅大經云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来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

節義之文

鄒嶧山曰通篇事奇而文亦奇文丞相忠義之忱畢露於此

文天祥慧和尚說

文天祥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為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遊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為僧。蓋收江湖豪氣一入山林者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為星源。神像軸若干。大家豪人。見輒動心亹亹不愛金繒以致之。四方遊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為徒行。藝之動人一至於此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

許相卿曰慧和尚是畫中之畫此是文丞相文中之畫前者畫臂數語描寫入神又曰海潮金龜皆是寓意處唐順之曰此即文丞相之卜居辭也志願同以故文法相肖

刻而予兄弟二人嶔(音欽歌)嵚之狀。已宛宛如活。一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三角巾著道衣前者畫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御袪。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為海潮淘湧澎(音彭湃)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流滃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為之大噱遍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飄以突魚龍之變怪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弔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趍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栗於鼇遊鯤化

余有丁曰寓意最得深長這動字與上動字相應這言字與上言字相應

之會乎將有鹹有腥有滑有脂姑苟膳羞以自活乎寧酗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汐水俱為縮乎寧與波上下胥胥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翔游乎六極之表乎質之子弟子弟咲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子於是服慧之得子貌而知慧之猶未得子心也因為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動并具子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馬　理評文丞相抱屈子之忠憤姑假說以洩之以故文詞亦與之相為頡頏

茅坤曰激烈忠壯之辭自是奇傑覌其與程雪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

却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含糗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隋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来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

臣只欠一死千載之下猶能窺公用心

其詞甚厉其志甚夬

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宋史氏曰謝君嶔嶔以全臣節宋末之卓然者觀其却聘一書當與採薇歌共垂不朽

新刻大方萬文一統十二卷終

新刊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十三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內閣大學士瑶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內集

懇至文引

不精不誠。不能動衆。精誠之極。發為文章。只憑口吐。不用鋪張。令掛眼而歔欷。孰云滞之無從。選懇至文第十四。

陳情表

李密

懇至之文

卲守益曰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録於大方家者以一言之失也畧此而觀全文則孝文具矣

林希元曰歷叙平生辛苦令人酸楚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所依倚）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惟形與影自相弔問）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音肉）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太子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

按李格非善論文嘗曰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名世文章

卯守益曰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冑紹漢正統名正言順非曹操漢賊之

慢怠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不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迫也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

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此毋為之不滿惜哉

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反哺其母）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顆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耳）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紀事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主

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李廷機曰周必東絕裾論云君可忠毋亦可孝帝闕可期梓里亦可念牢豢鹿馬可鞭策而庄雞社鼠亦可烹可謂確言余謂報劉之言深可愧夫絕裾者

鄒維嶽曰開口便令人酸鼻

上吏部裴侍郎書 即裴行儉

僕鄙人也每讀古書見高臺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季路貧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沒南遊楚累裀而坐列鼎而食嘆曰今日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罄瀝肝膽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鄧禹十三子各執一藝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譚王霸衒材揚已歷抵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

孫希元曰歷叙平楚之態與陳情表頗相伯仲

多慚阮瑀。阮瑀曹洪欲使掌書記不屈入幕則高謝郄超。郄超為桓溫參軍謝安詣溫超隱入幕中聽之偶風動帳開安曰郄生可謂入幕賓矣昔聶政荊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畢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左傳齊高固狗齊壘曰欲勇者賈餘勇效輕生而答施。而顧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篇閔予小子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畢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左傳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噬指見麃

使故歲時蒸嘗朋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
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
七月違膝下之養忽已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敘
之情未洩興言求募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哀聲一作
秉誠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直指心以求辭徐庶字元直始從劉備曹操執其母而召之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
軍共圖王伯以此方寸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去李令伯陳情以窮訴李密字令
伯有陳情表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
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
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

二語更覺悲切玩之令人酸鼻

人有乾沒為心。脂常成性。脂滑常韌也舍慈親之色養。奉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又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陳情表日落西山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燕雀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祭十二郎文　韓文公

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叙注少孤苦）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言家亡無人）皆不幸蚤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想其言真嫂亦賢婦）已汝時尤小（自此始與姪相離）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一合）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

不友

林希元曰叙自幼艱苦之狀乎生離合之因反覆熟讀令人悲酸其篤厚天倫之意藹然可掬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一合）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一合）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一離）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一離）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

寫叔吉曰將信其死又疑其不死將信其不死又傳者以為死看他筆端真是寫出叔姪至情有不欲其

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

此段言不料其早死

死之意卲寶曰雖然一轉言已亦將死回頭上寄孟東野書之意詞愈悲而愈切至

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按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進士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之後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耶）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新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

林希元曰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意到筆隨不竟其詞之刺刺也

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此言死之日月不的）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今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殁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音便下棺也）不臨其穴

林希元曰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天理人情中躰帖出來

憑上臨上或亟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有其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方作盡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懇至之文

范謙曰此辭意頗類皇柴天哀陸鄭辭真足以洩不平者之憤

又曰此等議論即太史公伯夷傳意而辭更簡括更有風趣

獨孤申叔哀辭　韓文公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此二句言皆天之所使）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亦賢耶。（此言世之妬賢者）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此哀歸之於天）死者無知。（此自以下皆曲致哀動之辭）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懇至之文

王維楨曰人事之浮失無常天道之報應不可知其來久矣此作辭語宛轉而意寓悲傷古今不平若之憤其可洩乎

哀陸長源鄭通誠辭　　白樂天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哀陸長源也　徐之難兮鄭罹其殃哀鄭通誠也　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主此忠良謂夫惡此下民也則此忠良之生胡為者哉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謂天誠愛此下民也則生豺狼以害忠良又胡為哉我欲階其宜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懇至之文

胡將化曰讀子厚此文見其人雖亡而其精英灵爽發揚昭著如此令人增感慨

祭呂衡州温文

呂温字化光

柳宗元

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洩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卿郎慶字）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動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林希元曰按後村詩話云子美送李生云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為風雨傷不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語悲壯之甚李生何如

祭蘇子美文 子美名舜欽

歐陽公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釋如麻須臾霽止而回四一作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

按子美為人倜儻不羈長於古文歌詩後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詩以自適黃山谷云子美文章豪健痛快潘陸不足吞也歐公叙子美之文章亦是此意

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

人足以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歐公祭之云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也可謂深知子美之心

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擠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懇至之文

按歐陽公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健体兼顏柳為世所好宋文公亦云石曼卿詩極有好處

祭石曼卿文　歐陽公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

真顔筋柳骨也

田藝衡曰此乃吊曼卿而以此慰藉之之詞黄山谷所謂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是也

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饗

懇至之文

羅大經曰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寤嘆念兹厥初老泉族譜引云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

提綱

族譜引　　序源流　蘇老泉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年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

假設問答李毅粲文法

主意

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詠

茅坤曰感嘆之意首擊尾應最警省人處

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鄭維嶽曰展轉款曲此數語可以貌東方為人

標表之文

標表文引

貴富而名湮滅者多。卓犖之行而同腐草。不闡幽而微顯。誰著節而流芳。以故父師東方。許田嚴光。文晉公。吳越王。高風峻節。得表樹而名益彰。選標表文第十六

東方朔畫像贊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被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地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

苐坤曰曼倩在漢京以文章名家此復及其餘技則東方生無遺行矣

（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也）先生環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苟出不可以值道也故頡頏以傲世（頡頏自縱貌）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正諫若辟戟言董偃死罪三之）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詼調也諧和也）潔其道而穢其迹（班固贊朔穢德以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贍多也）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

董份曰此段文詞高貴意見奇卓不但贊曼倩之賢眉且并畫曼倩之心曲可謂千古知己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計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于心闇疑作諳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音駘籍貴勢跆籍猶踐蹈出不休顯不以得位為喜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直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方常也游心常教之外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養形神也蟬脫龍變棄俗登仙按外傳西王母指東方朔謂武帝曰播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彼此兒已三偷矣故世傳曼倩乃列仙也若併及之孝神交造化靈為星辰世以朔為太白星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湛父為樂

連用回先生字津々若不容口蓋其人品負宋抱拙以恢諧自晦故芬人齒頰

陵郡守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謂湛来此省父也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廟也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林希元評此作描寫曼倩心迹其所稱賛不為過情文字玲瓏透徹鏗鏘乎有餘韻乃晉文之傑出者

鄒嶧山評史称夏侯孝若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呼為双璧今觀此序亦足窺孝若之一斑矣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標表之文

張之象曰開口即以唐堯許由相須有成而仍帰重許由身上議論何等正大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祖此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也若非錙銖九有元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册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若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糠粃帝王牢籠六合欻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

林希元曰此段借湯武形容疑干过而下面緊緊接去乃以聖人之用聖人之潔立說是文章斡旋處

把神功壽宅富道文武八字說得真真活活彷彿見之譚

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趍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岳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列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

林希元曰前段議論已能盡其梗槩而復足此三段殫意形容真能熏頑起懦

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笡頷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来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於心

標表之文

王守仁曰敘事典實行文逸騁兼以據經據傳詳論太丘生平亦善論人者矣

陳太丘碑文 并序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潁川郡有許縣）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期運之數謂應五百年而生之數也）兼資九德總脩百行（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論語惡徼以為智者惡訐以為直者又不遷怒不貳過）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言德非偏頗而教非立威）政以禮成化行有謐（謐靜也）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

寫景最真布情甚暢非巧工傳神不能有此妙辭三復不覺賞心

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懸車謂所乘之車懸而不復出也四門備禮閑心靜居言當時聘者備禮而來而公則投閒處靜終不復應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何進袁隗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特表謂獨出常調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繫以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信絕仕宦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群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寮

郭正域曰斯文不遊宇方之外而自蹈乎矩之中

畢賀賜貺嘗歎定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衮職謂三公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中平靈帝年號顧命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也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財纔也櫬棺也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魚靳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大將軍何進也靈耀三光也左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屏屏藩也梁崩哲萎即梁不其壞哲人其萎也憲法則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

郭正域曰称說太丘淑行只把前後誄詞襍引為証至末特束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斯語也真足光太丘矣

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言存亦以文範教誨於人而沒後以為號固其宜也三公遣令使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醇粹也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奉禮終沒謂奉禮教以終其身也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後漢荀爽字慈明為司空韓融字元長官太僕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河南尹种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重直用切言重使部內大掾為銘也斯可謂存榮

沒死而不朽者已作銘曰

嶻嶻崇嶽吐符降神詩維嶽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於皇歎美辭寶珎俞道德也徽言圮鄙平絕来者曷聞圮毀也来者謂後人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喻仕於亂時也交交小貌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詩曰如何贖兮人百其身

標表之文

呈中行曰考究甚詳而章法句法時露史氣佳

又曰昔人謂以王右軍書紀蘭亭事双絶千古予亦以蔡中郎文敘郭有道行亦双

郭有道碑文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傳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此昭穆之穆也咨謀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郭古文虢字林宗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也括度也矯正也言占度事理足以矯正時俗之非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六經

新媚秀麗態逐桃花

張一桂曰叙林宗堅貞之操可謂無遺行矣予亦恨中郎之不能如所言爲惜也

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帝學國
學也論語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子夏六十四
人共撰仲
尼微言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
也緌纓冠飾也紳大帶也凡帶必有佩
玉謂在朝及儒學諸生皆宗之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易匪我求童
蒙祛去也州郡
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休美
也遂辟司徒
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
絕軌鴻涯仙也巢許
巢父許由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
建寧靈帝年號
稟受也融淳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

文曰收煞有力理亦鍊到雅健雅健

宜其念言念之不容置之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

標表之文

林希元曰夫子於微子比干箕子三人皆以仁許之此碑又就箕子爲奴上推出一意來實前人所未道與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此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春深鎖二喬同一許特故謝疊山深取之

鄭維嶽曰謝選只此一段看來此一段畧為絕唱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率是大道蘩於厥躬童云蔡徒紅切正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與於孱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故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憲。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童云憲音顯中庸注云明盛貌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茅坤評子厚文字多模前人体式唯當其時下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也

標表之文

翁正叔曰曰唐貞臣曰以諫死只此六字便見周御史一生事業似春秋提綱處

故御史周君碣

柳子厚

張唐美云御史必周子諒也事見唐張九齡傳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塟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牛仙客）賢臣放退（張九齡等）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益得其死者歟（以直諫之忠焉而死死且不朽矣故曰得其死）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軏（一本下什若也二字）第令生於

沈省郊曰此二段贊其死可以不朽可以壯忠臣義士之氣且令周君魂魄卓立在千古之上

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一本無兮字

羅倫曰唐子西語錄云九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下判隔書錦堂說云仕宦而至将相富貴而帰故郷下云此人情之所栄而今昔之所同

晝錦堂記

歐陽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並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至和中公以武康君節度使知相州帰故郷也）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

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

林希元曰公立朝事業董人齒頰處頗多此篇得此一轉方襯韓公素志且於文勢亦甚峥嶸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福牙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在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

鄒德溥曰乃邦家之光句非歐公不能為此言非韓公不能當此言

焉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鼎周禮注宗廟祭器上書虎雖二尊也所以盛鬱鬯者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三代時人臣有功德必銘於彝鼎雖以酹功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餘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頌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illegible]之文

林希元曰此記說嚴陵光武二人地步俱高援引襯貼允當氣象如泰山喬岳音韻如黃鍾大吕不是小家數予於此見范公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按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姓嚴光武拜諫議大夫不受耕釣于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一篇要領）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好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言先生以道尚于光武）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論道舊故夜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言光武以道遣於先生）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引二卦以貫其道）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

之人物矣

顧充曰記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塞以清新華潤為工而忌浮靡纖麗此記意高語贍先儒謂宋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余於文亦然

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此一句贊先生之高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互言以終相尚之意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而使字過文歸功于先生見当祀意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山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泱泱水流貌

右紀事范希文作此記李太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翰府名談 公嘗詠釣臺詩云漢包六合網賢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子陵釣臺賦者甚衆如文正公此詩真足以廉頑立懦與祠堂記並垂不朽

標奏之文

唐順之曰此文二段叙事二項議論二項

林希元曰代天子言就是天子氣魄此老蘇文字之雄傑處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時西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此代天子言也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既不可以文事而令其懷服又不可以武競又不可以武力而角其勝負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處茲文武之間則可以不剛不弱而撫安之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屯守之軍則使之歸備禦之具則使之撤去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

錢福曰此下二節凡七八轉變極妙如風之掣雲如珠之走盤

楊一清曰有亂急無亂弛句即前面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令看他如此作得好

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此蓋靜以鎮之不愴惶以激擾故卒得以保無事也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外實無亂之形不可以急而攻治也亦不可以無亂弛。內實有亂之萌不可以私而不治此其勢最難處者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歆。未墜於地惟爾張公。此稱其得坐鎮之躰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既正則油然而退殊無驕矜之容如寇萊公自亶淵還頗自矜其功此便不善處功成也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此至不忍為也

張一桂曰此下議論皆從上叙事中發出雖称道張公實回護蜀人筆力婉而確又曰說到骨髓處

焦竑曰張公知益州為蜀有寇此記有難下語處一則張公到

述張公之言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民生大無聊故不得已而為盜故每每大亂而天下遂因以大亂此皆上之過也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急之則必生變雖齊魯素在衣冠文物之邦且亦有然而況蜀人乎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為也此正夫子所云母助變母養亂不可以武競而張公至蜀所以歸軍撤守者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

益州非有汗馬之労一則老泉於蜀為父母之邦說蜀無寇不得說蜀會攸寇亦不得着他如何推尊張益川如何回互蜀人以未亂既亂為易治將亂為難治見得為有功於蜀人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以

曰然蘇洵又曰又再提出留像意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吏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此三四轉尤妙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公雖不欲此像然吾民愛公之深思公之切其心有不忍釋然則不得不塑此像也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引起像上形容人之至情何等痛切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大節以度量雄

察曾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於從張益州末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后揚益作画像記故也是之謂善尊題

又曰信陵君是太史公得意人本傳亦是太史公得意文余於此篇亦云

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稱人不用多詞只出兩句便是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来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来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

結語愈奇越添雄偉

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
豕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入
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磻洲曰既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是知公雖殂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頭腦大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朱文公曰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数十遭怨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此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是其為人皆有以參天地之化育而一出處又關係乎國盛衰之世運非偶然也

其生也有自來

其降生之初必有所自来

其逝也有所為

其逝而去也必有所為謝云起句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嶽降

故申甫呂侯自嶽而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傳說為列星

傳說殷高宗之相○莊子云太宗師篇傳說得之以相武丁而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自古及今相傳皆為實事不可以為誣妄此数句承[illegible]起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

孟子曰我

齬於人而能與天貫通也

茅坤曰連用五失字如破竹之勢只以一句鎖之下復連用數不字亦有力

善養吾浩然之氣舉孟子養氣為證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言浩然之氣如此卒然遇之凡人卒然之間遇夫浩然之人王公失其貴王公雖貴而失其所以為貴不敢驕矣晉楚失其富晉楚雖富而失其所以為富不敢矜矣良平失其智漢張良陳平雖智失其智而不敢施賁育失其勇古孟賁夏育雖勇失其勇而不敢逞儀秦失其辯戰國張儀蘇秦雖辯失其辯而不敢肆是孰使之然哉此等之事亦何以使之各有所失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必有不依夫躰之形而卓然自立者不恃力而行不恃武勇之力而毅然以行者不待生而存不待造化之生我而自存于未生之先者不隨死而亡者矣不隨聖賢之死而或亡其浩然之英氣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故升而在天則為天之星辰以光焉在地為河嶽降而在地則為

四

王世楨曰論浩然之氣通天地貫幽明豈是尋常議論而坡公乃以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真是喚醒世俗之依阿腴脃呰窳偷生者

地之河嶽以流注焉幽則為鬼神其在于幽則為鬼神之靈而不昧而明則復為人而生于至明之中則復而得萬物之靈鬼神之會五行之秀者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蓋理之當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深怪者即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以上一段論剛大之氣即已合為廟祀之意自東漢以來自東漢諸儒以來道喪文弊大道日以亡喪文章日以靡弊異端並起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歷唐太宗貞觀元宗開元之盛治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不能救其文之衰○以上言唐文章之弊獨韓文公起布衣獨韓公三歲而孤起布衣常人自知讀書為文談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叱異端天下靡然從公天下靡靡然順從于公復歸于正又再帰于正教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云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

黄東發曰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去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朱方城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二句直是為下數句之綱

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汪瀾所以拯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遺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乱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諭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奏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公久圍之何也廷奏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奏不敢追者公之力也**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等所為豈非浩然之氣參于天地而關于國家之盛衰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盖嘗論究天人之理**以謂人無所不至**人以智力勝則無所不用其至似難以勝人也**惟天不容偽**惟天理所在則不容以偽心欺之**智可以欺王公**私用其智者王公雖貴而可以欺給**不可以欺豚魚**汗躁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為貴

茅坤曰疊用去不去字全得後面一鎖如長江大河之勢一障便注

說毅曰惜乎文公不去大用且起立面意

盖中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天下之大可以力取不可以力服

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

專尚甘力者余不可以力而得愚夫愚婦之心

故公之精誠

故文公之精誠得于浩然者

能開衡山之雲

愈有謁衡山南海廟詩云我来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抹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山出仰見突兀撐清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

憲宗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公上表力諫帝大怒將抵以死是憲宗之惑不能回也

能馴鱷魚之暴

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龜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芒剌成鉤仍有藤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如象之任臯也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蛟者甚灵○愈貶潮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悪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疾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

憲宗得愈朝州謝表頗慼悔復欲用

王世貞曰應前人無所不至二句收拾妙

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鬪遂罷愈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

能取信于南海之民立廟奉公及于百世之遠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潮之日少也

蓋公〔收妙〕之所能者天也

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者天理之自然精誠足以契天耳

其所不能者人也

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謂人無所不至著公亦安能以勝之

始潮人未知學

始潮州之人未有知斈聖人之道着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

韓入潮州請置鄉校牒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万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斈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経旨文章能知先王之斈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州斈以督生徒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

謝疊山曰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廟非淫祠

皆有所師法而篤斈進于文章德行之美以延及齊民（延及于平民一等相齊者）至于今號稱易治（至于今世之民皆稱為易治之民）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之好斈）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于公不忘本也）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水溢旱乾疾病疫疠等事凡有求禱于公者必請禱于公之廟○此論潮人思公以立廟）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而公之廟實在州治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民以州治威嚴之地艱於出入）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前太守欲請朝旨更立新廟而因循不決）元祐五年（哲宗元祐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姓王名滌者來守潮州）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凡所以養士治民者皆以文公為師法而行之）民既悅服（民以素孚文公

王世貞曰筆氣炭整詞調老蒼集字不輕放过

王世貞曰設難設解曲寫其妙

之舊政莫不悅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正者則出令曰出號令以喻民曰顧新公
廟者聽有願作新公廟以奉祀者聽其所令民權趍之民久欲作新公廟以便出入至
是太守許其新創乃懽呼相率而趍称其役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卜勝地于
城南七里之間從人之欲而決之于神也期年而廟成周一年而亩成○此段論廟之所以
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或言公去国禺里而賍于潮州不能
一歲而歸僅七月日在潮是不及一歲而歸也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
潮也審矣使公之沒而其神有知則豈不曰吾生不能久晋于潮沒豈能復念此乎不眷恋于
潮也從可知矣軾曰不然東坡設辭以答或人公之神在天下者公之生有
自来沒有所為故其神之不昧耿々然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如水之在地中流行浸潤随其地之所往而水無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

林希元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事懈怠

深思之至而潮州之人信于公者深思于公者至誠而不已也焄蒿悽愴礼[illegible]其[illegible]發揚于止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焄蒿氣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若或見之若或見公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譬如水無往不在而鑿井得泉者乃曰水專在乎此井此豈至理之論借是而觀則公之神惟潮人信之尊之而公亦廢幾廟食于此亦豈專在乎此方哉○此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朝人之所思餘意敞策

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元年勅封公昌黎伯昌黎郡名故榜曰榜其廟門云昌黎伯文公之廟以封謚而表其廟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會盟之人請東坡曰文公之事迹勒之于石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因為潮人作迎送詩以迓于廟祀者使歌以祀公云

謝疊山曰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々浅而味短獨此詩與温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高之也手抉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註曰天文也公以手扶開雲漢分天之為章者謂公之文乃得之天生也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天孫女為文公織就雲錦裳皆象文之形見也飄然乘風來帝旁公又飄飄然乘高風而下来降于帝之則旁謂自天而来也下與濁世掃粃糠濁世粃糠喻佛老之邪乱吾道之正也公自天降與衰世而掃佛老之害道者猶掃粃糠耳言其闕異端也西遊咸池晷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准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沸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晷过于扶桑日拂之方此益表其道與日争光彩也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木亦溥及之猶日光之昭回于天而有

按魏鶴山云東坡被謫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偁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甚不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

光明也

追逐李杜參翱翔 李白杜甫唐之詩士聲[illegible]詩章與之追逐先後參翔其間以翱翔于詩壇也

汗流籍湜走且僵 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及遠甚亦自名于時汗流者言其槩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高奔走而僵僨也文公之為人所畏憚如此

滅沒倒景不得望 日月之行度有光影中激謂之滅沒○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復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人老死而烕沒于日月倒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也

作書詆佛譏君王 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宮云云乃貶潮陽刺史是詆佛法譏君王也

要觀南海窺衡湘 公被謫潮州奔馳上道終淩嶺海水陸萬里此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泗水之間言其至潮之道里也

歷舜九嶷弔英皇 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嶷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九嶷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嶷堯以二女妻舜長

佛訊君王要見南海竟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誑許要為南海之行盖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聚會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

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吊娥皇女英之灵**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零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渉嶺外海道盖祝融為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歛藏蠢有道之人所經由也**約束鮫鱷如驅羊**鮫與鱷魚頑實難遣而羊則易遺今文公一祭文約束鮫鱷即日徙去殆知驅羊群之易**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殁于長慶四年敬宗為之傷感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周吟此詩招文公之魂**犪牲雞卜羞我觴**犪牲者犂牛郊祀志立粤祠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犪牲雞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於粲荔丹與焦黄**文公羅池廟碑荔 丹兮焦葉黄為迎送栁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栁人以此祭栁子厚也**公不少**

表表非以一去為難也鶴山此論精

留我涕滂涕滂悲而泣也謂公之不少留于世潮人終被公之賜我其悲泣矣尚庶幾其神一来此廟也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時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公平時有此語矣今顧公翩然被髮下大荒宜溟而来如公平時豪逸之氣象也坡公用此最善乃方公自已事文公在天之靈其来享也必矣

洪邁評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至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和鳴蜩螗董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餘三十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体弱剽剥不讓發云

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文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員無方主是歸公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變萬化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

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
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
雅頌所請若捕龍蛇捕虎豹者不可得而
束縛旨哉言乎

評表之文

鄭維嶽曰居然太史公筆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此段說錢氏有功於民

此段言錢氏有功于國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晋漢中是為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数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数。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冶鑄于山取地産之寶熬煮于海取為塩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以他國形容比並出来）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功德至此）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又以他国比並出来）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

王世貞曰功德兩字收上有德於斯民有功於朝廷二柱意

僅乃克之獨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於太宗請命願爲屬吏視去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棄其國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

樓昉曰不說朝廷如何區處只收拾在此三字上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收拾在此）制曰可（詔可）神宗降其玅音院攺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安吉州）苕水出焉（苕水白天目山而去）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田勢如龍之飛如鳳之舞萃于杭州也臨安古名）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誅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誇馬而掬毬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

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旣獲所歸弗諆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云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置坐隅棐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

褒盖易之也公曰不可草〻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太人泊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来諸侯王年表也

謝枋得曰李史記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此正可疑者）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此判斷始得）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暗指晉公）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暗指文正公）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

天之未定

天之既定

錢穀曰文脉甚宛

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
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厚德天下望以
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三槐於庭
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太宗始欲相王晉公祐公請以百口保符彥卿不反忤太宗意遂不相親戚有惜之者曰吾雖不做兒子二即必做二郎乃文正公旦也已而魏國
文正公。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
天下無事之時。與守文太平之世共天下之福相應。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
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
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
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王鏊曰收煞處亦無懈語便見是李中人記

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

（煞語勁健）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

（起便迴別）

王維楨曰此銘獨一掎無有繇其武者

種而獲（獲有力）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右紀事王晉公祐事太祖為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盖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故太祖使祐案之祐臨行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倚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

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
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
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
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
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
時朝賓送於東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
官戢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
郎者文正公旦也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為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表之文

茅坤曰歐陽文忠公知子瞻最深而子瞻為此文以祭亦慟公最感蓋斯文相知其情義兼篤自如比

祭歐陽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公愛民如子公在則民有父母國有蓍龜公剖陳利害公在則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君子以正類相依公存則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小人道不相謀公存則不所憚而不敢肆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與民有父母句反而朝廷無所稽疑與國有蓍龜句反斯文化為異端與斯文有傳句反學者至於用夷用夷暗指王介甫與學者有師句反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與有所恃而不恐句反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小人暗指子厚呂惠卿輩與有

焦竑曰晉公以下九五轉說公之係民望備矣意味何等委曲

李廷機曰此叙已父子受知遇之恩雖以彰已之不忘德亦見[illegible]公之能知[illegible]

（所畏而不為句亙）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未用則天下以公弗獲用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而其既用也則又喜其用而悲其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及其罷去也則天下又望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至其請老也則天下雖失望猶冀公未衰可再用以慰天下之望也）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謂遷一死而莫可留也）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厭世溷濁暗指安石惠卿背新法之弊也）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無祿猶無福分也）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蘇軾之父[illegible]亦受如歐陽公故曰[illegible]公莫能致）而

又曰末收束二句詞甚哀而情甚切蓋以道相契非苟苟者

不肖無狀寅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舉進士名在第二是年正歐陽公知貢舉所取文云然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言不親身往弔此心甚愧恨也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既不親弔故今只寄哀詞以表哀情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蘇軾

新刊萬文一統卷之十三終

趙恒曰上言道與名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十四

玄虛文引

伯陽父明道德。其學為歸根。主於無為。無為為之。合則成體。散則成章。故邵康節謂得易之體。而宣父以為猶龍。選玄虛文第十六

上篇

體道　老子

道。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可道。非常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榮高世之名有自然常生之名可名。非常名。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雛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

而此下獨言有名無名者無名峯未有天地之先而言之即道之本有名峯已有天地之後而言之即道之屬

昭外如頑愚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炁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謂天地有定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子之養子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奧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超

此兩者同出

兩者謂有欲無欲同出者同出人心異名者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天也有生之祊受炁于天玄之又玄者天中復有天之義人禀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禀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此自首至前後相隨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

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明之

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而治故無爲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故不言萬物作焉萬有之物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而逆上生而不有言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言道之所施爲不恃望其報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是以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但成功而不居耳

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化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政而以萬物作焉而不亂明之也

安民

鄧維嶽曰已上六句作冐語是以字頂上來実說無為之意

吾不知是誰之子二句亦婉轉其辞以美之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亂煩懐道抱一以守而神和柔讓遜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朴守淳不敢動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治〕

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中常謙虚而不滿〕淵乎似萬物之宗〔如淵之深為萬物之宗祖〕挫其銳。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結俾法道之自然〕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歛吾先明混彼清濁同其塵垢不自殊別此心湛然安靜長存不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

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无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于養民

至極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养生之謂

生在天帝之前至今在者以其能安靜湛然無欲使人知修身法道所謂沖虛也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法天地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礼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天地空虛和炁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動而搖而搖之益出声不事多言德在中養育精神

成象

谷神不死谷養也神謂五臟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于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此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

按孝經云滿而不溢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夫五臟之炁出入口鼻呼吸動自綿綿不絕故曰天地根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得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望報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已薄已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耶

運夷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后必棄捐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為身栄莫能常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或恃富貴而驕恣是自取禍患

功成名遂

兩句不過此章立言大旨

許愼曰老子以談玄為宗此段尤見其梗槩

身退天之道功名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改易也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者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盡至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守精氣使之不亂則形體柔順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內無思慮外無情撓洗心澄慮居玄冥之處覽知方事俾無疵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天門開闔明白洞達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有能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趙恒曰総見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

許慎曰此純見道語

一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足則行傷身辱行妨者傷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聖人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盖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取此

厭恥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分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於天下人君貴為天下主者託身萬民之上能以天下為大患處貴不敢驕處富不敢驕雖在帝位常知臨深[illegible]危則身不亡國無患矣

袁黃曰學務歸根故有此見解有此議論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曰希言無音聲不可得听而聞之摶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躰不可摶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三者謂希夷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声無形無色不可詰而得故混合三者為一也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先明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昧闇冥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元無窮極也不可名

趙恒曰自與兮至若濁皆是強為之容收視反照之

者不可以聲色形名之復歸於無物復當帰之以無質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欲無形狀能為萬物作形狀無物質能為萬物設形象是謂怳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怳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端末形影之可求執守古道以御物知上古本始有無是名知道紀綱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收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謂下句也與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儼兮其若

表黃曰歸
根是他宗
吾夫物以

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而外無文采也曠兮其若谷曠者廣大谷者空虛言有德功名無所不包渾兮其若濁渾者不擧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因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歸根 吳木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致虛極守前篤暗說歸根之意歸根則生故繼之曰萬物並生生而由于歸故曰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芸者葉盛貌

下俱明歸根意

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命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謂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公乃正。公則至正無私可以為天下主正乃天能正德合神明乃為天子也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乃能長久也沒身不殆能公能天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

淳風

趙恒曰按三其次皆反太古之君言猶兮以下歸到太到處

太上不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不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受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君信不足於下

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猶兮其貴言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我自當然也

俗薄

按莊子馬蹄篇道德既廢按取仁義乃本此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特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出有大偽智慧之君賤德而遺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偽大為奸詐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教養也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

還淳

按絕聖至有三段總

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惠反無為民

是上以淳風感之下以淳風應之

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絕仁絕義。絕仁之見恩惠絕義之尚華信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棄利絕巧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賂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此三者指上三事所并絕之也以為文不足。以為文不足者謂文不足以一民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見其敦朴以示下故可法則也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常知足也

異俗

絕學。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和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正直用邪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衆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也如享太

下數段俱有我獨二字正見衆人如此而我獨不如此所謂異世絶俗者非

牢。如饑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所欲之形兆情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荅偶人時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衆人皆有餘衆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而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而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沌沌兮無所分別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忽兮若晦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以有為也而我獨頑。我獨以鄙鄙似若無為似鄙不速也我獨異於人我獨異于人也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曰孔德之容見虛心意虛心者正唯道是從故以下復言道而詳發之云

虛心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怳惟忽。道之於萬物獨怳忽往来而無有所定也忽兮怳兮。其中有像道惟忽怳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惟恍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精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其精甚真言存精氣其妙甚真非有飾也其中有信。道若功存名其信在中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自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閱禀也甫始也言道禀與方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從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作勤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益謙

袁了凡曰此議論俱人世箴銘

曲則全
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
枉則直
枉屈已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窪則盈
地窪下水流之人讓下德歸之也
弊則新
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
少則得
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下祐讓神明託虛也
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抱守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聖人不以其目視萬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于世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伐矜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矜其美故有功于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長久不危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
誠全而歸之
誠實也實全其遺躰歸之於父母而無有傷害也

馮夢禎曰天地不能久而况於人乎然則人何用鶩巧智而不歸宗乎道德也

虛無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受言也受言者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雨也孰為此者天乎。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謂與道同也德者同於德。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謂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任已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有不信此言物類相歸同声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

萬乘之一為主至老至尊而以其身輕輕躁乎疾時王者恣輕淫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跨者不行言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国之道不過欽餘祿馬為貪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重德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如木之根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也重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

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健而不可開善以通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户有關鍵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繩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在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故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謂張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得要妙道也

趙恒曰傾資之論大為豁然

前既全說反朴之意至此明說復歸於朴復反也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就雌之柔知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則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於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于己矣當復歸其身為質朴而不當復為文飾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一篇綱領至末總見當無為而不可有為

無為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主於詐為也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不必行之也或呴或吹呴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不可以有為治相與治身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太甚謂貪淫声色奢謂服飾飲食太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

皆兵不祥之器一篇綱領以下皆明其不祥也

怨于人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壞不修。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矜伐也。果而勿驕，驕矜也果敢勿以驕矜也。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於不得已。果而勿強。謂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而侵凌乎人也。勿壯則老，是謂不道。謂枯老者坐不行其道也。不道早已。不行其道者早死而已。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恬惔為上
不貪土地
利人財物

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雖用兵得勝亦不以為美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左陽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右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居右喪礼尚右死人貴陰也)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而害無辜之死)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誅不祥心不樂之也)

聖德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有能亡故無常名也)朴雖小天下不敢臣(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使有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按莊祛篋篇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己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夫亦將知止人能去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止所以不殆大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

微明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其禍患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起興之者欲使其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柔弱勝剛

玄虛之文

此見為侯王者當身鎮撫以道德亦是正論

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

為政

道常無為道以無為為常也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于已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揖化之也天下將自定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下篇

論德

老子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

鄭維嶽曰以此議論則岐道德仁義為兩失讀者姑取其詞可也

然食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下利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令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也上德無為謂法道安靜無所改為也而無以為言無以名號為下德為之言為教令施政事也而以有為言以為己取名號也上仁為之上君謂行仁之君其仁為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而無以為功成事立無以執為上義為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正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上禮為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

莊至樂篇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本此

聘行玉帛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而忠信日以衰薄也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是以大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法本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發發泄神無以靈將恐歇歇謂虛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

四

三段以上中士起下士聞道大咲故下卑申不肖不足以為道轉故字発下段

將恐蹷（謂顛蹷失位）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此非以賤為本耶不欲碌碌如玉洛洛如石（碌碌喻山也洛洛喻多也玉少故見其為貴石多故見其為賤此言已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為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此足以賤為本句之意）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咲之（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惧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咲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為道）故建言有之（建設也設言以明有道者當如下句）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明道之人闇昧無所見進道者若退）

莊寓言篇而唯〻盱〻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皆本此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〻生一〻生二則一二陰陽之本欤典太

不及夷平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見類也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垢濁也大絜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太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道化

道生一。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

探虛兩似同意

至柔而馳騁至堅者即柔能制剛之意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

虛空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言我亦教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成之始也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扵群生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頓也天下希及之

立戒

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

厚亡皆不知足則取辱之意故曰知足不辱

若居德者有而視之若無能而示之以不能若缺若冲若盈若拙皆善居德者也

病。好得利則病於行也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憂故可長久

洪德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其用心若是則無窮盡時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言能清靜則為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治農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謂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之謂也

為斈則日日求自益

知足謂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者無欲以累其心故常足也若欲心既萌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由內以觀外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內知外上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志知

為學日益。斈謂政教礼樂之學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

為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無心而民化此老氏本采宗旨

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以至恬淡如無所造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故謂之德善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為不信聖又化之使信是謂德性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為天

下百姓渾濁其心若遇闇不通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長養之不責望其報也

貴生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於內魂定魄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于胸臆精神勞惑故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妄施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善養生者譬如偃平地兕虎不能侵害雖入軍

趙恒曰玩此則人之死於智故攪關者皆自蹈死地也

天下多忌諱數設皆言有所事事則天下国家益多事而非無

中兵甲自無傷損以虎兕之威兵刃之凶無從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榮護惡物不敢害也夫生死之机有竅妙虎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超然而脱離脱也入則迷而自汨欲也天有十二辰歳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至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数便有十三元人之生死皆原于一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

淳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此者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人主以無心無為可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民不能安業故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人善便利之用則民皆犯分上下不寧視者眩於目聽者成于耳民多權用故國家昏亂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為之化故
東以無為
無事等語

許愼曰玩
此一節皆
是說聖人
藏有於無
之書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謂我無所改而民自化我寂靜而民自帰正也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富我去華飾而民多質朴故天下自治也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林林似若不明其政教寛大而民醇ヒ富厚自相親睦其政教急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缺缺日以昧薫矣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人君不正其身宜其無国也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善復為妖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民之迷其日固久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燿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割截聖人廉靖無欲不

以已復害人肆甲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中之聖人知之明常知暗昧不以耀者惑民

廉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自處於甲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牝以靜為下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之勝陽者以其安靜隷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鑴刺求入於人則兩者皆得其欲矣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護下為宜矣

鄭孩如曰此節本旨要認一個下字能讓下則隨處而宜矣

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故曰不知坐進此道

為道

道者萬物之奥（奥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宝）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保倚者道）美言可以市（市人之相與亦利交也亦能為其美言以相脫）尊行可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惟敬之可以加于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讓以求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守微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

合道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借言積小高大之意已微之不可不慎也

未散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反於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執利遇害執迷失道

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無壞敗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收藏故無所失

民之從事。當於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民之於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太淫滿而自敗當謹終如初則無敗壞之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也

淳德

此言恃智巧不可以治民人君法此而不用智則玄默无為故贊之曰玄德深遠乃嘆之辞

此正法江海之虛處惟其虛而不以勢處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能知此兩者亦楷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欲為人惟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理順天理也）

復已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之）故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上為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而不重聖人在民

下故天下所以樂於推戴也

此言今君重此三寶則安

此言失此三寶則危

前必不以光明蔽后民視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推戴也戴之而無厭惡聖人不與人爭先後故天下不與之爭而樂於推戴也

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久矣其細是一句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於忠孝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不為天下首先故能為道人之長成器長乃得道之人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舍慈仁而尚武勇舍儉約而為大侈舍后已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動

不武不怒不爭為下名雖不同而尚道德黜勇之意則同

用兵陳用兵之道也

入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地

天將救助聖人必以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言貴武之士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禁和於未形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善以道勝敵者說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人執謙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不爭之德言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之力用人臣之力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主先

此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業

數句皆慎用兵而不輕敵之意

此即不務名之旨

也客若知而不倡也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彼雖不道為天下賊吾雖誅之不行執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雖欲仍無敵。執無兵。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雖欲坐執之若無兵刃可執用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寶身也哀者慈仁之主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老子言我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天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也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惟聖人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而不我知希少也知我者少則在我者貴重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不畏小威而大威至者乃厭精神煩耗自用之人

智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能病苦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是以不病以病非人也故不病至於不病則幾於知道之上矣

愛己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喜清淨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滌垢恬澹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知自

此戒恃勇敢者之不可故以取惡于天儆之而人之犯勇敢者猶紛然也故言聖人以下法

已之得失不自顯見於外藏之於内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任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敢有為即殺身也勇於不敢有為即活其身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兩者敢勇不敢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此皆天之所害人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此利害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〻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天不言而萬物自動應以時天不令召萬物物皆負陰而向陽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同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民而徒尚刑罰故有此言

此言民之飢以上之

制惑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治國者刑罰酷而民不聊生民尚爲惡而不知畏人君柰何不尚教化徒設刑威以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若使民知畏死吾以道化民民猶不從反爲奇巧乃以王法制而殺之誰敢有犯者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天道至明司殺者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而猶拙人代大匠鮮有不自傷者矣○司殺謂天居高臨下而主其禍淫之權也

貪損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人民所以飢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

貪

此言民之難治以上之有為

此戒人以生為務者

此重在戒人不可恃強而草木用兵皆借以例人也

大多是以民皆化工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為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大厚貪利以自危故輕入死地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于貴生也

戒強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木強大枝葉故生其上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道暗昧故舉物類而為諭

虛盈益謙天之損有餘補不足也

此聖人畏天之損有餘故每每謙沖如此

此欲言人之柔能勝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張弓而和調之乃可用仰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推有道之君能行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為而不恃施德而不恃其報也功成不處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見賢不欲使人知己之賢也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

剛弱能勝故先以水引起此言聖人以柔弱自處故密能自強其身而世人則昧之也

以易之也

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决之則行故柔弱莫過於水水能懷衮山陵磨鉄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若無以易於水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君能引過自責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

正言若反

此乃正直之言是人不知以為反言

新刊九我李先生編纂萬文一統十四卷終